



□ 记者 梁凌凌 俞晓委

“1970年的3000元是一笔巨款,当时普通职工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画外音不紧不慢,一张1970年中国人民银行新昌县支行签发的3000元定期存单,缓缓出现在镜头前。4月30日,我县收藏爱好者梁金涛把这段视频发上抖音,立即引来网友围观点赞。

最近,66岁的梁金涛凭着一系列“老票证讲新昌历史”的视频,在网络上悄悄走红。他的镜头里从不出人,主角只有一张张泛黄的老票证、一枚枚古旧的纪念章。画外音是他那口地道的新昌话,平缓,从容,似乎在跟邻居闲谈。

从昔日“独乐乐”的收藏爱好者,到如今用新媒体讲述地方故事的“讲述者”,梁金涛在忙碌中找到新的充实。“深挖票证背后的故事,能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他笑着说,“这也算是换个角度推介新昌。”



一张票证 一城往事

民间收藏家梁金涛的“云上”城市记忆

第一笔“收藏”:半月工资换回4张“绿三元”

1978年,二十出头的梁金涛分配到人民银行新昌县支行,成为一名普通的银行柜员。

故事,从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说起。那是一个寻常的工作日,一位老人走进银行,从怀里掏出四张纸币,递进柜台。“这钱,我想换成能用的。”

梁金涛接过来一看:纸币通体淡绿,面额叁圆。“这应该是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三元券,由苏联代印,市面上已经停止流通。”他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捏着这几张纸币,越看越觉得稀奇。当时,脑海里还没有明确的“收藏”概念,但梁金涛本能地觉得应该把它们留下来。他压低声音,试探着跟老人商量:“您这四张,换给我行不行?”老人爽快答应。

当时,梁金涛一个月的工资才24元,这相当于半个月的收入。如果一个人全换下,接下来的日子就得勒紧裤腰带。他兴冲冲地拿着纸币去找同事:“这东西少见,你们也换一张?”同事瞅了一眼,摇头:“拿半个月工资换几张不能用的纸?不划算!”他不死心,一连问了好几个人,大家都不感兴趣。

“没人要,我就自己换!”梁金涛咬咬牙,一个人全部“吃”了下来。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他的心却被这几张“绿三元”勾了起来。从那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把有纪念意义的钱币,一张一张收藏下来。工资,几乎全部花在了这上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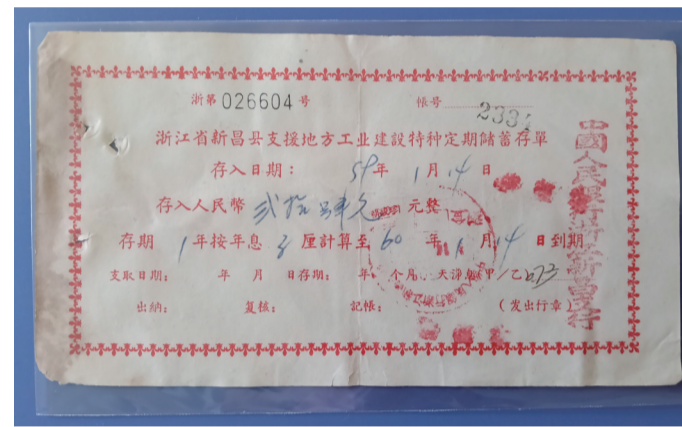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收藏是个冷门,梁金涛想接

触到更专业、更广阔的圈子。多方打听、多次努力之后,他终于加入了中国钱币学会。

“当时,整个浙江也没几个人加入这个学会。”提起这段往事,梁金涛言语间满是自豪,“我还见到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最高领导。”更让他高兴的是,领导给他题了字:“小年轻要深耕钱币文化,把钱币文化传承下去。”

这句话,梁金涛记了三十多年。

从4张没人要“绿三元”开始,他这辈子就跟“收藏”绑在了一起。但那时他还不知道,这几张纸币打开的,不只是一条收藏之路——更是日后他为一座城市打捞记忆、为实体经济助力的起点。



从钱币到票证:打捞封存的时光痕迹

玩收藏久了,他的宝贝越来越多。尾号为488的奥运纪念钞、建国50周年纪念钞、迎接新世纪纪念钞,还有编号为同个数字的顺子号人民币……网上淘,旧货市场翻,他一件件往回搬,朋友也结交了一批。

1999年,他发起创办了县钱币学会。把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开展学术交流,普及钱币知识,也搞集币活动。随着收藏深入,梁金涛的视野从钱币,扩展到那些盖着大红印章的老票证各类纪念章。

道光拾捌年绍兴府新昌县督粮事据分地丁银执照、民国二十八年新昌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抗日自卫经费收据、1959年浙江省新昌县支援地方工业建设特种定期储蓄存单、“文化大革命”时期印有不同毛主席语录的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每一张泛黄的老票证旁边,梁金涛都做了详细的注解。比如那张1959年的20元定期存单,他特意在旁边记录了那段历史:1958年4月,浙江为发展地方工业

建设,发起了地方工业建设特种定期储蓄。在他看来,这些“老东西”封存的,正是一个时代的鲜活痕迹。

票证就是证据,必须有据可查。“拿到一张老票证,我就想去挖掘它背后的那段历史。”2019年退休后,梁金涛开始一边收集一边考证。他成了县图书馆、档案馆的常客,一泡就是大半天。早年本地金融机构的票证实物照片保存极少,找得着的就那么几件。馆里查不到的,他就向上年纪的老人请教。每有一点收获,他都能高兴很久。

就这样,没几年工夫,他攒下了5000余张老票证、500多枚大红印章。藏品越积越多,梁金涛心想:得让大家也看看。

新冠肺炎疫情那几年,线下交流活动停了,他就在网上建了个“泉友群”,搞“每日一币一票证品鉴”。有一天,他亮出一张1964年的人行东直街储蓄代办所存单。群里热闹起来:东直街在哪儿?那个代办所又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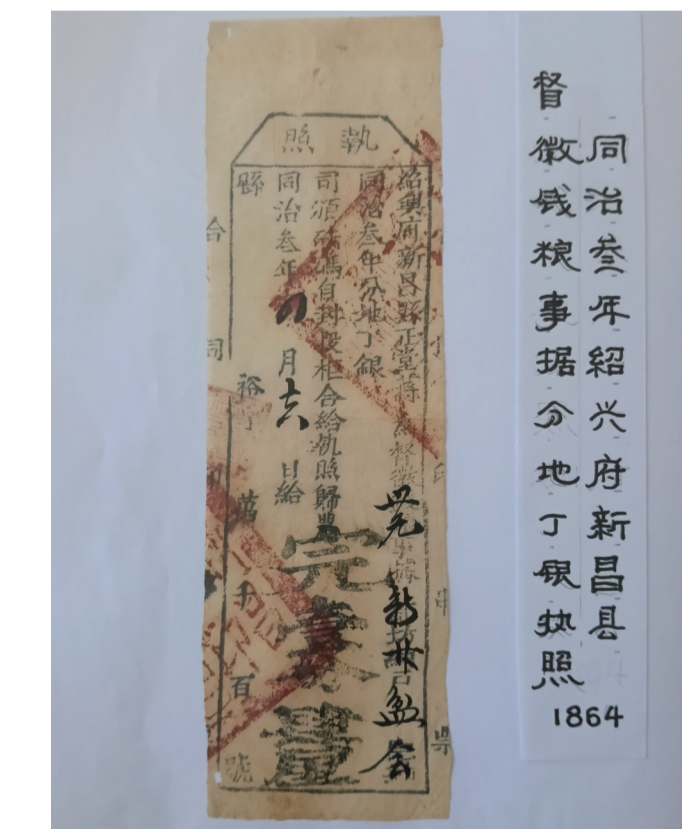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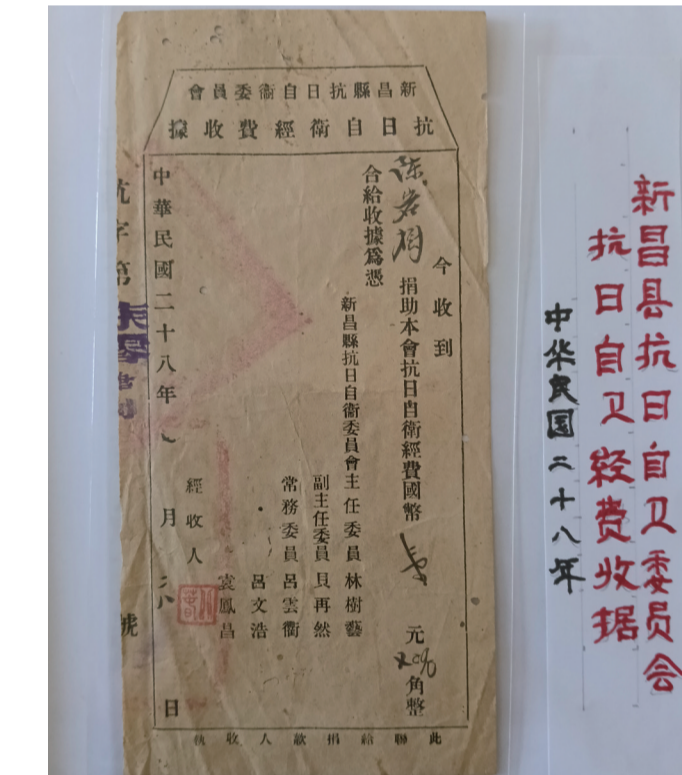
新昌古城改造之后,街名早改了,老房子也没了。梁金涛不甘心,呼朋唤友,多次跑到东街实地调查。1979年东直街改名东街,次年被服厂改建为行员工宿舍楼——但那个储蓄代办所的确切位置,始终没人说得清。

2022年4月22日,他组织了一批老居民、老银行人去东街“寻迹”。转了一圈,还是没答案。梁金涛感慨:“时光流逝58年,如今头脑还清醒、知道这事的人,年事已高也说不清了。”

这件事让他触动很大。他意识到,光自己考证还不够,得把学会里大家的珍藏汇拢起来,系统性地整理成书,才能把这些快消失的印迹留住。

很快,钱币学会里的章鸣鸣、章永江等人,纷纷拿出各自珍藏并附上详尽的文字说明。2023年12月29日,《百年金融票证中的新昌记忆》专刊首发。梁金涛当天就把书和电子稿送到了县档案馆。

老票证是收回来了,可怎么让更多人看到呢?



收藏“上云”:让老票证真正“活”过来

收藏了半辈子,梁金涛慢慢想明白一个道理:东西收得再多、研究得再透,如果大家看不到、看不懂,传承就是句空话。梁金涛认为,让更多人看到票证背后的历史,才能让票证真正“活”过来。

这些年,大家都喜欢用手机刷视频。朋友劝他:“您也把这些藏品拍下来发到抖音上,让更多人开开眼界。”梁金涛心动了,说干就干。

2025年10月3日,65岁的他注册了账号,发了第一条短视频。内容很简单:新昌县人民政府的大红印章——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几张照片剪辑成15秒的短视频,配了一点轻音乐。还有一条,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新昌票据,也是照片加音乐。“视频发上去以后,有人看,但是没什么流量。”梁金涛回忆道。

那一晚,他辗转反侧,琢磨了一整宿。第二天,他决定换个路子——用新昌话,讲新昌老票

证。画面还是那些老物件,但这次加上了他的新昌话旁白,不紧不慢,像拉家常。这一转变,效果立竿见影,点赞变多了,评论也热闹起来。

从那以后,他来了劲头,每隔四五天就更新一次视频,每一条都下了功夫。“拍之前,查资料做准备基本要一周时间。”梁金涛一脸认真地说,“我不能张嘴就来,每个细节都要考证是否符合时代。”正因这份严谨,他的视频才经得起推敲。新昌人,尤其是在外地生活工作的新昌人都爱看。点赞少则三位数,多则四位数,粉丝也达到了近1400人。

这些视频,大多是讲老票证背后的市井烟火、岁月变迁。梁金涛本以为,自己的“新昌话+老物件”也就是让本地人怀怀旧,让在外游子解解乡愁。可2025年12月5日,一个星期五,他拍了一期关于浙江三花控股集团持股证的视频,顺带介绍了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视频发出去后,流量涨得很快。每个小时都有上万人看,没

几天浏览量就破了100万,点赞超过了2000。

梁金涛留了个心眼。他记得发视频前,在网上搜过“三花”,关注度大概在3.9万左右,等到星期一早上他再打开手机一看,数字竟然跳到了28万。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收藏的这些老票证,不光能留住城市记忆,还能为今天的企业和地方发展出一份力。

尝到了甜头,他的思路也打开了。“新昌上市公司多,接下来,我准备拍摄这些公司早年的金融票证。”梁金涛笑着说,“看看老票证能不能为新昌企业发展添一把火。”他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把新昌在抗日战争初期、中期、后期的相关凭证和票证整理出来,拍成一个系列。“那段历史不能忘,票证就是铁证。”

如今,这些泛黄的纸片被搬上了云端,在一段段新昌话的讲述里,重新“活”了过来。这个66岁的新昌人,用最真诚的方式,让一座城市的记忆,被更多人看见。

